

中短篇
小说集

东岳
文库

西省暗杀考张承志

山东
文艺
出版社

东岳

文庫

中短篇小说集

西省暗杀考张承志

山东

文艺

出版社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省暗杀考/张承志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58-0

I. 西… II. 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3108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00×1000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3插页 135千字

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9.70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1
2
3
A
B
A
B
A
B

东岳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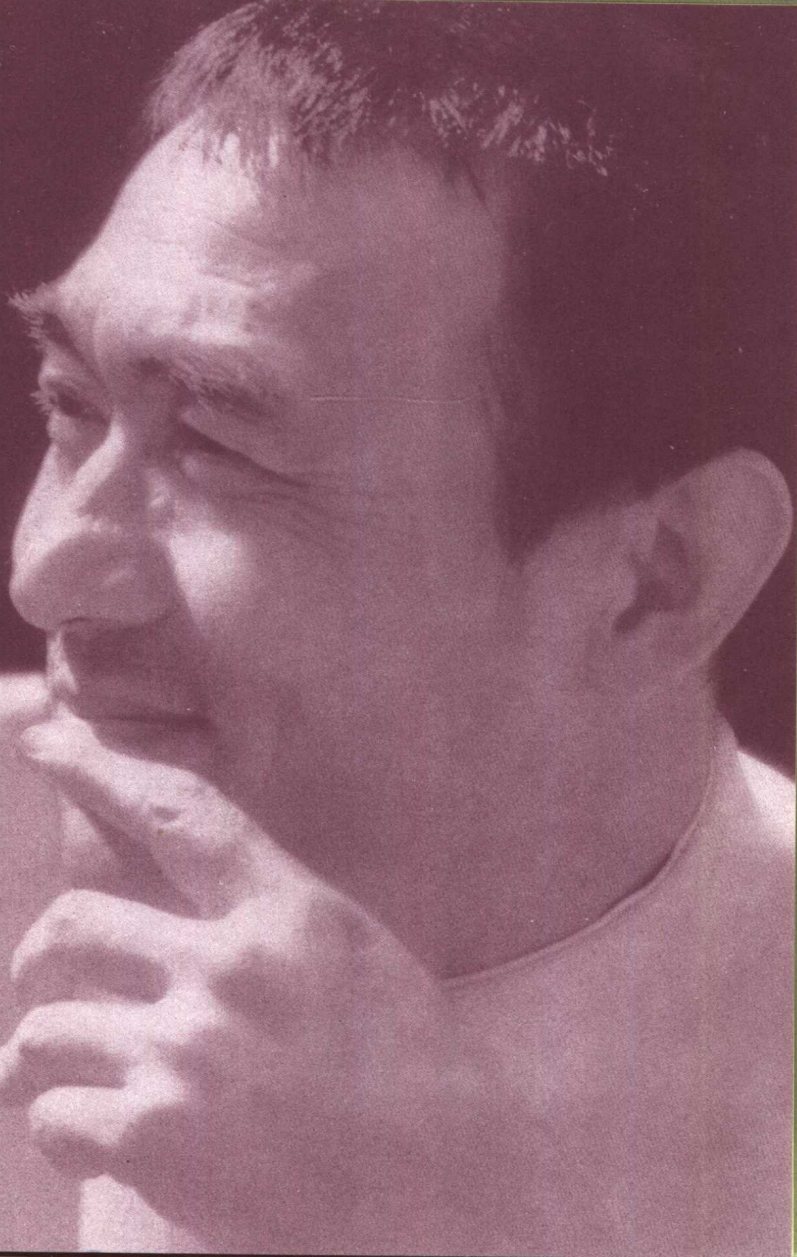
西省暗杀考张承志

山东

文艺

出版

社



张承志简介

张承志，男，回族，1948年秋生于北京，原籍山东省济南市。曾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当牧民，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。历史学硕士。著有作品多部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。

目录

- 黄泥小屋 (1)
西省暗杀考 (106)

残月 (188)
终旅 (204)
湟水无声流 (227)

黄泥小屋

无论是随上定远营那边沙漠里下来的骆驼，顺着黄河再穿过那片银灰的碱滩，最后瞄准了固原的青砖老城；或是踏上冻硬在洮河弯子上的白濛濛的冰桥，然后朝着岷山或是更远的碾伯大通；若是你偏离了平坦的官道，沿着早裂的秃秃黄土茆子转绕起来，若是你走上了那一带受苦的庄稼穆斯林惯走的山缝小道，就再也望不上个青山绿水了。那些山道上的行人好像不喜欢宽宽硬硬的大路，他们总是绕着山边、顺着水边、贴着城边，躲开州府的喧嚣和人群的热闹，在那些烤得焦干的荒山缝里寻路走。慢慢地，只要一提起这“三边”，有些老年人就会抬起头来，扬起眼眉，现出一种半像猜疑半像知底的神色来。哦，往那搭——那些老人指点着一片黄黄的连山。那是回回们走的道么，走那搭就对啦。说罢，他们就垂下了眼皮。

于是，骆驼蹄子走肿了，耸着的驼峰干瘪了，搭在

肩头上的绒线马褂子磨烂了，脸皮和眼角变得糙硬了。鼻孔里头塞堵着黄土尘灰，手上臂上不知怎么划着横裂的血口子，甩掉穿烂了的鞋，两只脚从脚脖脖到小趾头都结上了硬硬的鳞甲。

那条石渣渣、黄胶泥的小路呢，还远远地朝着荒山深处慢慢伸着。

若是在山风呼啸的冬三月，顺着这种“三边”道，人渐渐就给遮天漫地的砂子风打晕了。脸上冻起了脓泡，颧骨上结了两块紫红的硬痂，人变得软了，没有谁再自吹是好汉硬种了。土崖崖边上见着个坑坎，一骨碌蹲进去，再也不敢把头伸进上面嗷嗷吼的风里。可是蹲着蹲着又害了怕：黄砂土一阵阵地给风裹着砸下来，半截身子已经给砂埋啦。那时人心就慌了。自打从定远营、从包头旅栈、从兰州城关出来，人心第一次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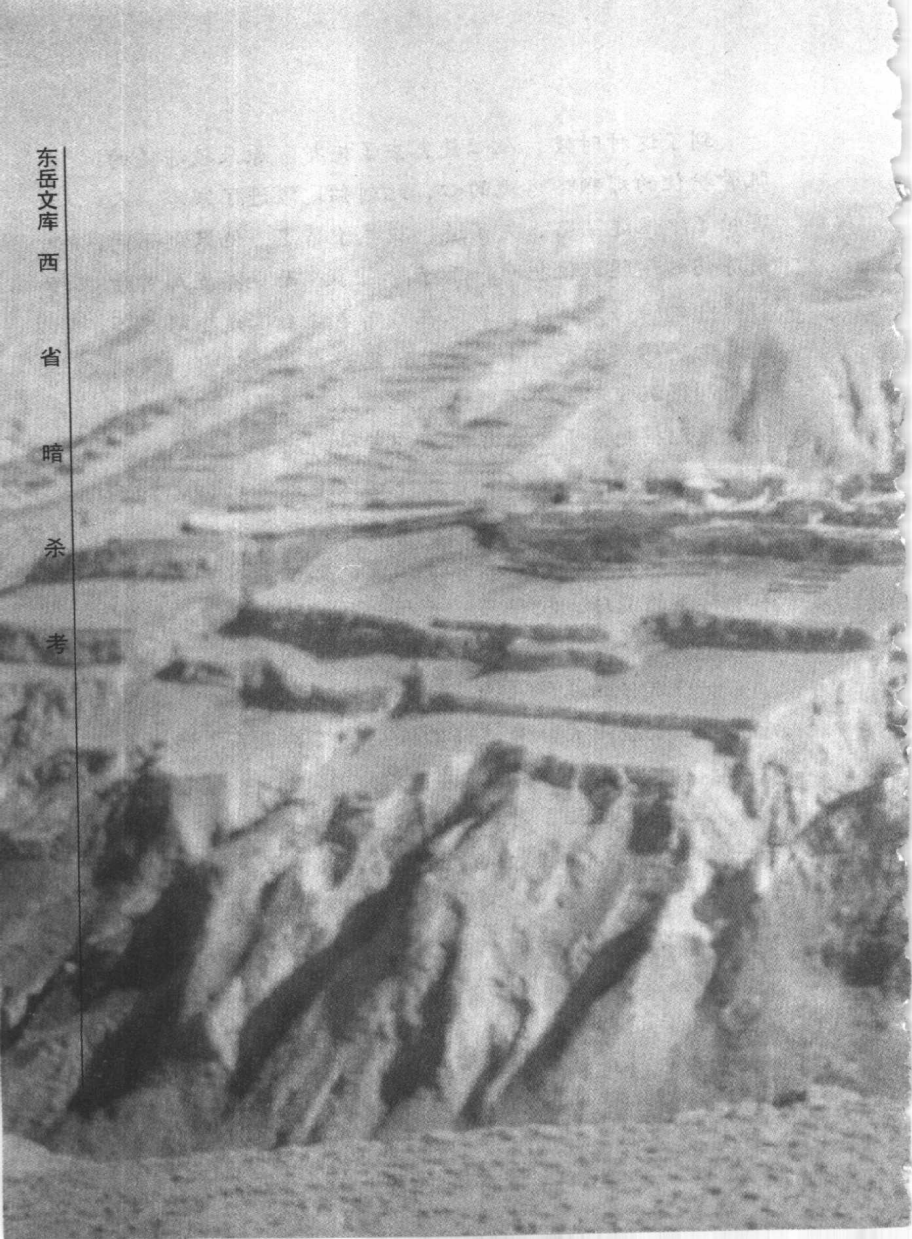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人会急急地蹦起来，下死力拉扯骆驼。骆驼呜呜哭着，赖在崖坎坎里不起身。后来鼻绳拉豁了骆驼鼻子，黄蒙蒙灰漫漫的世界里看见了殷红的血。人挣出他壮汉的力气，爬上崖坎，想找个什么。找什么呢？村庄还是客店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四下里只有狂暴的飓风在掠劫着飞奔，只有一阵模糊一阵清晰的那绵绵茫茫的黄山头。那黄山头起伏不断，一伏一荡，在这旅人的四面包围着、驾着狂风剧烈摇晃，像是一派黄浊的、突然间活了的怒海。

到了这种时候，人心就失去了掩护。原来被冻僵的肌骨护住的那颗咚咚跳的心，此刻猛地灌进了寒冷。人害怕了。他迷了路，失了道，驼鼻子豁了，他只剩下两条冻伤的细腿，他把眼一下子睁圆了。而视界里那黄浊的海却翻腾得更凶了，好像在喊叫着说自己是个海。不是片老实巴交的秃黄山，是片暗隐了真相的海哪。风刹那间刮得沉重起来，不再嗷嗷地叫，而是挟着可怕的震动轰轰地摇撼。天变成了一匹灰黄的薄布，被那风残忍地撕着抖着；地不见了，只剩下这么个崖坎坎。这个可怜的崖坎子像个遭了兵灾的孤老婆子，吓得打着颤，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东西全抛了出去：把枯干的草根，把羊子肩下的粪球，把碎石砾子和一层层砂土都朝那暴风抛去。

——这样的暴风在西北可并不稀罕。这样的暴风也许能刮上整整七天。在这样的风里蹲缩着又冻又饿，也许第三四天早上骆驼就死了。

人发现骆驼死了时，那骆驼已经冻得铁硬。他像疯子一般跳了起来，顺着风开始混跑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他摔倒在一个坑坑里，他不愿意再爬起来了。

这时刻才是人垮掉的时刻。那汉子破天荒地哭开了，哭得又丑又难听。好像他在包头街上常给人称做硬汉呢，在定远营那巴掌大的小镇上他敢作敢为，专门跟那儿的恶人寻衅撞架。到上路前为止，他这辈子深深浅



1988年，黄土高原。

西省暗杀考



浅地交往过六七个女人，那几个女人虽然都没能跟他好到底，但却异口同声地都说他是个好人。他是个身高膀圆的关西汉子，浓眉俊目，一表人材。从黄河码头牵下骆驼的时候，同船的伙伴都劝他等几天结伴走。人们都喜欢他。可是他受不了码头小店里那无聊的日子，他又暗暗想在众人面前露一手：他喜欢独自一人昂首挺胸踏上险道、而众人在背后啧啧声美时的那股子滋味。后来，踏上了荒凉的“三边”道以后，他还是争强好胜，手上蹭破了皮从不包扎，非等着自己的血也服了输、结了疤、再落下来。而此刻——他全完了。

他捂住脸哭着，颊上的泪道道里掺着砂粒，抹一把粗碜碜的。头上那恶风怪吼着，吞没了天上的太阳。砂粒痛痛地打在脸上眼里，他什么也看不清了。他只觉得荒山变成了滚滚的黄浪头，正涌动着朝他逼近。砂土已经埋住了双腿，心正迅速地变得冰凉。他明白自己的日子就要走到尽头了，他渐渐止住了哭，紧缩着身子静静等着。八十老母——他突然想起家里那孤单凄苦的娘来；可是他觉得这份心思已经没有谁答理了。就像说书先生说的李鬼见了李逵时，叨叨的那个八十老母一样，没有谁信李鬼的。

在大西北的冬三月，在狂风扫荡的荒僻小道上，人很可能遇上这么一个结局。心气愈硬的人就愈是这个结局。

可是——

只要你避开大道，哪怕是偶然串到那种“三边”上看看，你就会发现：那些小道上仍然是旅人如线，不断如缕。在茫茫荡荡的黄土山地，在密密的沟壑梁峁之间，在纷扬的大雪和疯魔的狂风中，在暴烤般的夏日酷暑和冻硬的阴沉长冬，总是能够看见一些头戴白布帽的人，他们沉默着，在那些小道上一步一陷，他们远远地避开喧嚣的世界，走得匆匆忙忙。

理解这片天地可不是易事。可是愈是理解得多的人，愈是饱经忧患、深富同情、识宽见广的人，就愈会觉得弄不明白。他们注视着那些旅人，注视着他们破旧的汗褂和污脏的白布帽，一直望到那匆匆的背影被那片起伏连绵的黄色群山淹没。

为什么呢？人们想，那些匆匆的旅人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呢？一代代的，他们求的究竟是个什么呢？

第一章

窝棚算是搭好了。歪歪地立在山坡上，罩着黑糊糊的破席顶。只可惜了那根铁立柱，苏尔三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望着眼前刚盖起的黑窝棚想。两根立柱里，有一根铁的是东家家门的顶门杠，老阿訇讲那是东家在兰

州城寻了铁匠打下的。却配不上一根直挺的横梁；寻了半扇山，只寻上一棵弯弯子杏树砍了来。苏尔三心里挺惋惜那根黑沉闪亮的铁立柱。虽是窝棚，盖成个歪斜顶子，心里不舒坦呢。他想着立起身来，蹊蹊通过山脚庄子的小路。不管怎么，窝棚算是盖起来啦，一秋就靠着它躲个风寒呢，歪斜就歪斜吧，也不是自家的屋。

苏尔三想着心里就沉重起来。他赶忙不再费神想这座黑棚子的事，转身朝丁拐子走过去。刚才扛着那截弯弯木回来的时候，脊梁上的汗浸湿了烂棉袄里子。他爬上山坡，放下杏树杈时，弯弯的树杈在山石上弹了一下，砸在他的脚上。可是丁拐子明明看得真真的，却凑过来说脏话：咦，裤裤上淌出血来啦，不是哪搭闺女——苏尔三只要一看见丁拐子那张脸就冒火。他这些天里就想着揍揍丁拐子那张丑脸。可得忍着呢，他警告地在心里说，可不能和这拐拐子再结仇。他觉得心里一直咚咚地跳，今日里见着那女子以后，他心里就一直跳得没了章程。他知道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

后来他咬紧了牙，抡起伤腿把那木头踢了个滚，正巧砸在丁拐子腋沟子上。丁拐子扬着高声骂道我日你哥，可是他看透了丁拐子不敢真的和他动气。后来立柱上梁盖窝棚时，他也留着心，没有再寻丁拐子的事。

苏尔三慢慢走了几步，走上这扇坡的顶脊上，弯下腰撮起一把土，撒在小腿背和赤脚上的伤上。

看这荒山，焦干焦干的。空空背了个月亮山的好名。丁拐子是个癞蛤蟆，是个黑天白日挺着脸的色鬼，可是我不能和丁拐子结仇。不能为那女子和丁拐子结仇。这月亮山前襟后坳可见不上一丝清润，一眼不见边的，喏，到处都是黄秃秃的山坳子。皱皱巴巴，黄土石头，朝哪边再走三年也都是这焦干干的山坳子。漫山栽着洋芋，站在这搭才看出东家有心计。说是洋芋尽着肚子吃，可是这沟沟坡坡栽了多少洋芋呢？舍了铁门杠，急急地催着在山上搭窝棚，这就看出东家的心计。这东家，他生个啥脸面呢？连老阿訇也说没见过他。谁也没有见过他，可是他却谁都知道。五个人里，一老一小一拐子，只韩二个和我两个有些气力。铁门杠舍了当柱子，赶上五个短工上山住窝棚，能说那东家缺心计么？

站在山坡顶上，一眼眺望出去，火毒的太阳下面的山影白茫茫的，像片白花花闪烁的凝住的浪头。苏尔三又抓了把滚烫的干黄土捂在腿伤上，远远地望着月亮山的层层山峦。这么立在坡顶上望着那山，一阵阵工夫眼睛就疼了。听说绕过月亮山，往西走几天就能见着树林子，那边的庄户里有干净的井。老阿訇就是这么告诉他的，老阿訇说那边不吃馊臭的窖水，那边家家都打一口清冽冽的井。可是苏尔三出来已经三年了，他已经不信那些编传了。到处都一样，哪搭也是没边没沿的黄山包包。雨水冲下来，冲毁了山形，黄山包包里添了些深深